六度集經卷第二　　敢二

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

布施度無極經　九有四章

波耶王經

昔者波羅㮈國王名波耶治國以仁干戈廢杖楚滅囹圄毀路无呼嗟群生得所國豊民熾諸天歎仁王城廣長四百里圍千六百里王日飯此中人皆從其願隣國聞其國豊熟交害消滅與臣謀曰彼國豊熟兆民富樂吾欲得之往必剋矣臣妾僉曰喜從王顧即興師之仁國仁國羣臣以聞欲拒之矣仁王慘然而曰以吾一人之身殺兆民身愛吾一人命殺兆民之命一口再食一身數衣與時何諍而去眷天之德趣豺狼之殘乎吾寧去一世之命不去大志恕己安羣生盡天之仁也權謂臣曰各退明日更議夜則踰城遁邁入山坐一樹下有梵志來其年六十問王曰彼仁國王万福無恙乎荅曰彼王已喪命矣梵志聞之頫地哀慟王問之曰汝哀何甚重乎荅曰吾聞彼王仁逮羣生潤

六度集經卷第二　第二張

甚重乎荅曰吾聞彼王仁逮群生潤
如帝釋故馳歸命而彼凋喪吾老窮

矣王曰彼仁王者我則是也有隣國
王聞吾國豐熟民熾寶多命其武吉得
吾首者償男女之使各千人馬千疋
牛千頭金銀各千斤令子取吾首金
冠及劒為明證之彼王所償重多可
為傳世之資吾心欣然也荅曰不仁
逆道寧死不為也王曰斯翁恃吾以
治而今窮哉吾今以首惠汝令汝无
罪也起稽首十方流涕誓曰群生危者
吾當安之背真向邪者吾當令歸命
三尊令以首拔子之窮令子无罪矣
引劒自毀以濟彼難梵志以首冠劒
詣彼王所王問舊臣仁王力當千人
而為此子所獲乎舊臣頓首躃地哀
慟痛莫能對更問梵志梵志本末陳
之兆民路踊巷哭或吐血者或息絕
而尸視者彼王逮臣武士巨細靡不
嘟咿王仰天長歎曰吾無道哉殘天仁
子矣取仁王尸及首連之以金薄其
身坐著殿上三十二年為天子後乃
立其子為王隣國靡不子愛之也仁
王壽終即生天上佛告諸比丘仁王

王壽終即生天上佛告諸比丘仁王
者我身是也隣國王者目揵連是其國羣

臣者今諸比丘是菩薩慈惠度无極
行布施如是

波羅㮈國王經

昔者波羅㮈國王太子名迦蘭兄弟
二人父王喪身以國相讓无適位者兄
將妻遁邁入山學道止臨江水時他
國有犯罪者國正杌其手足截其鼻耳
敗舩流之罪人呼天相屬道士聞之
愴然悲楚曰彼何人哉厥困尤甚夫
弘慈恕己危命濟羣生之厄者斯大
士之業矣投身于水盪波截流引舟
著岸負之還居勤心養護瘡愈命全
積年有四慈育无倦妻淫無避與罪
人通謀煞其壻曰子煞之吾與子居
罪人曰彼賢者矣奈何煞之乎妻辭如
前罪人曰吾無手足不能煞也妻曰
子坐吾自有計矣詐為首疾告其壻
曰斯必山神所為也吾欲解之明日
從君以求祈福壻曰大善明日遂行嵩
山岸高四十里四面壁立覩者皆懼
妻曰術法子向日立吾自祭之壻即
向日妻佯遶之數周推落山下山半有

向日妻伴逮之數周推落山下山半有
樹樹蔓緻厚而柔軟也道士攀枝得

立樹果甘美食之以自全樹側有龜亦
日食果覩樹有人懼不敢往其飢五
日冒昧趣果兩俱无害遂相摩近道
士超踊騎龜龜驚跳下地天神祐之
兩俱無損因還故國弟以國讓兄兄
以恕已弘慈拯濟羣生王治其國日出
布施四百里內人車馬衆寶飮食自
由東西南北惠育如之王功名周著
十方歎德妻以婿為死國人无識已
者負机婿入國自陳結髮家室遭世
衰亂身更殘服天王慈惠故哀乞
匃國人喜其如斯教之曰天王普慈
育逮羣生明日當出東門布施汝其
逆之貴汝善行賜汝必多明日從乎王
乞匃王黙識之具為羣臣說妻本末
一臣曰當燒之一臣曰斬之執法大
臣曰夫罪莫大于去正入邪為悖逆
之行者矣當釘兇人者蠱女之背使
長負焉羣臣僉曰善哉從其所好執
治之明矣王以十善化民民靡不戴
王逮臣民終生天上罪人夫妻死入地
獄佛告諸比丘時王者我身是罪人

者調達是妻者懷半女子是菩薩慈

獄佛告諸比丘時王者我身是罪人

者調達是妻者懐拌女子是菩薩慈
恵度無極行於布施如是

薩和檀王經

昔者國王号薩和檀解曰一切施也
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布施如是其王
名字流聞八方莫不聞知時文殊師
利欲往試之化作年少婆羅門從異
國来詣王宮門語守門者我從遠来
欲見大王時守門者即白如此王甚
歡喜即出奉迎如子見父前為作礼
便請令坐問訊道人所從来耶冒涉
塗路得无疲倦逝心言我在他國聞
王功徳故来相見今欲乞匃王言大
善所欲得者莫自疑難今我名為一
切之施欲来何等婆羅門言我不用
餘欲得王身與我作奴及王夫人為我
作婢若能尒者便隨我去王甚歡悦
報言大善今我身者定自可得願扇道
人供給使令其夫人者大國王女當
往問之時王即入語夫人言今有道
人年少端正從遠方来欲乞我身持
用作奴今復并欲索卿作婢當如之
何其夫人言王報云何王言我以許

之作奴未許卿耳時夫人言王爲相
棄獨自得便不念度我是時夫人即
隨王出白道人言願得以身給道人
使時婆羅門復語王言審實尓不吾
今欲去王白道人我生布施未曾有
悔從道人耳違心曰汝當隨我皆悉
度跣不得著履當如奴法莫得不掩
王與夫人皆言唯諾從大家教不敢
違命時婆羅門便將奴婢涉道而去
文殊師利即以化人代其王處及夫
人身領理國事令其如故王夫人者
本國大王女端正無雙手足柔軟生
長深宮不更寒苦又復重身懷妊數
月步隨大家擧身皆痛足底破傷不
能復前疲極在後時婆羅門還顧罵
言汝今作婢當如婢法不可以汝本
時之態夫人長跪白言不敢但小疲
極住止息耳呵言疾來促隨我後前
到國市別賣奴婢各與一主相去數
里時有長者買得此奴使守斯舍諸
有埋者令收其稅不得妄動是時婦
者所屬大家夫人甚妬晨夜令作初
不懈息其後數日時婦免身所生男

者所屬大家夫人甚妬晨夜令作初
不懈息其後數日時婦免身所生男
六度集經卷第二
兒夫人恚言汝為婢使那得此兒捉
取煞之隨大家教即煞其兒持行埋
之往到奴所得共相見言生一男兒
今日已死不持錢来今寧可得唐埋
之不時奴報曰大家甚急備聞此者
罪我不小御捉持去更索餘處不須
住此王與夫人雖得相見不說勤苦
各無怨心如是言語須臾之頃恍惚
如夢王及夫人自然還在本國中宮
殿上坐如前不異及諸羣臣後宮婇
女皆悉如故所生太子亦自然活王
及夫人心內自疑何緣致此文殊師利
在虛空中坐七寶蓮華上現身色相
讚言善哉今汝布施至誠如是王與
夫人踊躍歡喜即前作礼文殊師利
為說經法三千剎土為大震動覆一
國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王與夫人應
時即得不起法忍佛告阿難是時王者
我身是時夫人者今俱夷是時太子
者今羅云是佛告阿難我宿命時布
施如是用一切人故不惜身命至無
數劫無有恨悔无所榮冀自致正覺

取煞之隨大家教即煞其兒持行埋
之往到奴所得共相見言生一男兒
今日已死不持錢来今寧可得唐埋
之不時奴報曰大家甚急備聞此者
罪我不小御捉持去更索餘處不須
住此王與夫人雖得相見不說數苦
各無怨心如是言語須臾之頃恍惚
如夢王及夫人自然還在本國中宮
殿上坐如前不異及諸羣臣後宮婇
女皆悉如故所生太子亦自然活王
及夫人心内自疑何緣致此文殊師利
在虛空中坐七寶蓮華上現身色相
讃言善哉今汝布施至誠如是王與
夫人踊躍歡喜即前作礼文殊師利
為說經法三千刹土為大震動覆一
國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王與夫人令
時即得不起法忍佛告阿難是時王者
我身是時夫人者今俱夷是時太子
者今羅云是佛告阿難我宿命時布
施如是用一切人故不惜身命至無
數劫無有恨悔无所悕冀自致正覺
菩薩慈恵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須大拏經

昔者葉波國王号曰濕隨其名薩闍
治國以正衆集無患王有太子名須

昔者葉波國王号曰濕隨其名薩闍
治國以正黎庶無怨王有太子名須
大拏容儀光世慈孝難齊四等普護
言不傷人王有一子寶之無量太子
事親同之於天有智之来常願布施
拯濟羣生令吾後世受福無窮愚者
不覩非常之變謂之可保有智之士
照有五家乃尚布施之士十方諸佛
緣一覺無所著尊靡不歎施為世上
寶太子遂隆普施恵逮群生欲得衣
食應聲恵之金銀衆珎車馬田宅無
求不與光馨遠被四海咨嗟父王有
一白象威猛武勢蹵弍十象怨國来
戰象輙得勝諸王議曰太子賢聖无
求不惠遣梵志八人之太子所令乞
白象若能得之吾重謝子受命即行
著麁皮衣履屣執瓶杖枝遠涉歷諸
郡縣千有餘里到葉波國俱柱杖翹一
脚向宮門立謂衛士曰吾聞太子布
施貧乏潤逮羣生故自遠涉乞吾所乏
衛士即入如事表聞太子聞之欣然
馳迎猶子覩親稽首接足慰勞之曰
所由来乎苦體如何欲所求索以一

所由来乎苦體如何欲所求索以一
脚住乎對曰太子徳光周聞八方上
逹倉天下至黄泉巍巍如太山靡不
歎仰鄉為天人之子吐言必信審常
布施不違衆願者今欲乞白行蓮華
上白象名羅閻惒檀太子曰大善
惟上諸君金銀雜寶恣心所求无以
自難即勑侍者疾被彼象金銀鞍勒
牽之来矣左持象勒右持金甕澡梵
志手慈歡授象梵志大喜即呪願竟
俱外騎象含笑而去相國百揆靡不
悵然僉曰斯象猛力之雄國恃以寧
敵仇交戰輙為震弃而今恵讎國將
何恃俱現陳曰夫白象者勢力能辟
六十象斯國却敵之寶而太子以恵
重怨中藏日虚太子自恣布施不休
數年之間臣等懼舉國妻子必為施
恵之物矣王聞其言愫然久而曰太
子好喜佛道以周窮濟乏慈育群生
為行之元首従得禁止假使拘罰斯
為無道矣百揆僉曰切嘆之教儀無
失矣拘罰為虐臣敢聞之逐令出國
置于田野十年之間令慙自悔臣等
之願也王即遣使者就語之曰象是

之願也王即遣使者就語之曰象是
國寶恚怨胡為不忍加罰疾出國去
使者奉命語之如斯太子對曰不敢
違天命願乞布施濟乏七日出國無
恨使者以聞王曰疾去不聽汝也使
者返曰王命不從太子重曰不敢違
天命吾有私財不敢侵國使者又聞
王即聽之太子欣然勑侍者國中黎
庶有窮之者勸之疾來從其所欲恣
之無違國土官爵田宅財寶幻夢之
類靡不磨滅兆民巨細奔詣宮門太
子以飲食衣被七寶諸珎恣民所欲
布施訖竟貧者皆富妻名惕坻諸王
之女顏華煒燿一國無雙自首至足
皆以七寶瓔珞謂其妻曰起聽吾言
大王徙吾著檀特山十年為限汝知
之乎妻驚而起視太子淚出且云將
有何罪乃見迸逐捐國尊榮處深山
乎荅其妻曰以吾布施虛耗國內名
象戰寶以施怨家王遠羣臣恚逐我
耳妻即稱頌使國豊熟王臣兆民富
壽無極惟當建志於彼山澤成道弘
誓矣太子曰惟彼山澤恐怖之處虎
狼害獸難為止矣又有毒虫魍魎魅

猛害獸蟲[illegible]山[illegible]又有毒虫魑魅魍魎
鬼雷電霹靂風雨雲霧其甚可畏寒
暑過度樹木難依蒺䔧礫石非卿所
堪尒王者之子生乎榮樂長於中宮
衣則細軟飲食甘美卧則帷帳衆樂
聒耳願則恣心今處山澤卧則草蓐
食則果蓏非人所忍何以堪之乎妻
曰細靡衆寳帷帳甘美何益於己而
與太子生離居乎大王出時以幡為
幟火以煙為幟婦人以夫為幟吾恃
太子猶孩恃親太子在國布施四遠
吾輙同願今當歷嶮而猶留守榮豈
仁道哉儻有来乞不覩所天心之感
結必死無疑太子曰遠國之人来乞
妻子吾无逆心尒為情戀儻違恵道
都絶洪潤壞吾重任也妻曰太子布
施覩世希有當奉弘誓慎无倦矣百
千万世無人如卿違佛重任吾不敢
違也太子曰善即將妻子詣母辭別
稽首于地慇懃辭曰願捐重恩保寧
王體國事鞅掌數以慈諫無以自由
枉彼天民當忍不可忍舍忍為實母
聞訣辭顧謂侍曰吾身如石心猶剛
鐵今有一子而見迸逐吾何心哉未

有子時結願求嗣懷妊之日如樹含
華日須其成天不奪願今吾有子今
育成就而當生離乎夫人嬪妾嫉者
快喜不復相敬太子妻兒稽首拜退
宮內巨細靡不哽噎出與百揆吏民
哀訣俱出城去靡不竊云太子國之
聖靈衆寶之尊二親何心而逐之乎
太子坐城外謝諸送者遣之還居兆
民拜伏僉然舉哀或有躃踊呼天音響
振國與妻進道自知去本國遠坐一
樹下有梵志自遠來乞解身寶服妻
子珠璣盡以惠之令妻子昇車執轡
而去始欲就道又逢梵志來從乞馬
以馬惠之自於轅中挽車進道又逢
梵志來匃其車即下妻子以車惠之
太子車馬衣裘身寶雜物都盡无餘
令妻嬰女己自抱男處國之時施彼
名象衆寶車馬至見毀逐未曾恚悔
和心相隨歡喜入山三七二十一日
乃到檀特山中太子覩山樹木茂盛
流泉美水甘果備焉鳧鴈鴛鴦遊戲
其間百鳥嚶嚶相和悲鳴太子覩之
謂其妻曰介觀斯山樹木參天並有

折傷群鳥悲鳴每處有泉衆菓甚多以為飲食惟道是務无以違誓山中道士皆守節好學有一道士名阿罔陏久處山間有玄妙之德即與妻子詣之稽首却叉手立以述士曰吾將妻子来斯學道願垂洪慈誨成吾志也道士誨之太子則爲紫草爲屋結髮姦服食果飲泉男名耶利衣小草服從父出入女名罽拏延著鹿皮衣從母出入處山一宿天爲增泉其味重甘生藥樹木名果茂盛後有鳩留縣老貧梵志其妻年豊顔華端正提瓶行汲道逢年少遮要調曰尒居貧乎無以自全貪彼老財庶以婦居彼翁學道内否不通教化之紀希成一人專愚儱㑊尒將所貪乎顔狀醜黒鼻正匾匾身體繚戾面皺脣修言語蹇瘂兩目又青狀類若鬼舉身无好孰不偲憎尒為室家將無無愧厭乎婦聞調聲流淚而去吾覩彼翁鬚鬢正白猶霜著樹朝夕希心欲其早喪未即從願無如之何婦向其婿如事具去曰子有奴使妾不行汲若其如令吾

曰子有奴使妾不行汲若其如今吾
又去矣婿曰吾貧緣獲給使乎妻曰
吾聞布施上士名須大拏洪慈濟眾
虛耗其國王逮群臣徙著山中其有
兩兒乞則惠卿妻數有言愛婦難違
即用其言到葉波國詣宮門曰太子

安之乎衛士上聞王聞斯言心結內
塞涕泣交流有頃而曰太子見逐惟
為斯輩而今復來乎請現勞倈問其所
以對曰太子潤馨遐迩詠歌故遠歸
命處自蘇息王曰太子眾寶布施都
盡今處深山衣食不充何以惠子對
曰德徽巍巍遠自竭慕貴覩光顏沒
齒無恨也王使人亦其徑路道逢獵
士曰子經歷諸山寧覩太子不獵士
素知太子迸逐所由勃然罵曰吾斬
介首問太子為乎梵志悉然而懼曰
吾必為子所殺矣當權而詭之耳曰
王逮羣臣令呼太子還國為王眷曰
大善喜示其處遙見小屋太子亦覩
其来兩兒覩之中心怛懼兄弟俱曰
吾父尚施而斯子来財盡無副必以
吾兄弟惠與之携手俱跳母故掘蓧
其埳容人二兒入中以柴覆上自相

其埳容人二兒入中以柴覆上自相

誡曰父呼無應也太子仰問請其前
坐果漿置前食果飲畢慰勞之曰歷
遠疲倦矣對曰吾自彼來舉身惱痛
又大飢渴太子光馨八方歎懿巍巍
遠照有如太山天神地祇孰不甚善
今故遠歸窮厥延微命太子惻然曰
財盡無惜矣梵志曰可以二兒給養
吾老矣荅曰子遠來求兒吾無違心
太子呼焉兒弟懼矣又相謂曰吾父
呼求必以惠鬼也違命无應太子隱
其在埳發柴覩之兒出抱父戰慄涕
泣呼號且言彼是鬼也非梵志矣吾
數覩梵志未有顔類若茲無以吾等
為鬼作食吾母採果未歸何遑今日
定死為鬼所啖母歸索吾當如牛母
索其犢子狂走哀慟父必悔矣太子
曰自生布施未甞微悔吾以許焉尒
無違矣梵志曰子以普慈相惠兒母
歸者即敗子洪潤違吾本願不如早
去太子曰卿願求兒故自遠來終不
敢違之便可速邁太子右手沃澡左手
持兒授彼梵志梵志曰吾老氣微兒
捨道邁之其母所吾緣獲之乎太子弘

捨道遵之其母所吾緣獲之乎太子弘

惠縛以相付太子持兒令梵志縛自
手執繩端兩兒躃身宛轉父前哀號
呼母曰天神地祇山樹諸神一哀告
吾母意云兩兒以惠人乎急捨彼果
可一相見哀感二儀山神愴然為作大響
有若雷震母時採果心為忪忪仰看
倉天不覩雲雨右目瞤左腋痒兩乳
湩流出相屬母惟之曰斯怪甚大吾
用果為急歸視兒將有他乎委果旋
歸惶惶如狂天帝釋念曰菩薩志隆欲
成其弘誓之重任妻到壞其高志也
化為師子當道而蹲婦曰卿是獸中
之王吾亦人中王與子偈止斯山吾有
兩兒皆尚微細朝来未食須望我耳
師子避之婦得進路迴復於前化作
白狼婦辭如前狼又避焉又化為虎
這梵志遠乃遂退矣婦還覩太子獨
坐慘然怖曰吾兒如之而今獨坐兒
常望覩吾以果歸奔走趣吾躃地復
起跳踉喜笑曰母歸矣飢兒飽矣今
不覩之將以惠人乎吾坐兒立各在
左右覩身有塵覺共拂拭今兒不来
又不覩處卿以惠誰可早相語禱祀

又不覩處鄉以恚誰可早相語禱祀

乾坤情實難云乃致良嗣令兒戲具
泥象泥牛泥馬泥腊雜巧諸物縱撗
于地覩之心感吾且發狂將為虎狼
鬼魅盜賊吞乎疾釋斯結吾必死矣
太子久而乃言有一梵志來索兩兒云
年盡命微欲以自濟吾以恚之婦聞
斯言感踊躃地宛轉哀慟流淚且云
審如所夢一夜之中夢覩老寠貧窶
梵志割吾兩乳執之疾馳正為今也
哀慟呼天動一山間云吾子如之當
如行求乎太子覩妻哀慟尤甚而謂
之曰吾本單尔隆孝奉尊吾志大道
尚濟衆生无求不惠言誓甚明而今
哀慟以亂我心妻曰太子求道厥勞
何甚夫士處尊在于妻子之間靡不
自由豈況人尊乎願曰所索必獲如
一切智帝釋諸天僉然議曰太子弘
道普施無盖試之以妻觀心如何釋
化為梵志来之其前曰吾聞子懷以
乾坤之仁普濟羣生布施無逆故来
歸情子妻賢貞德馨遠聞故来乞匃
儻肯相惠乎答曰大善以右手持水
澡梵志手左手提妻適欲授之諸天

澡梵志手左手提妻適欲授之諸天
稱壽莫不歎善天地卒然大動人鬼
靡不驚焉梵志曰止吾不取也荅曰

斯婦豈有惡耶婦人之惡斯觀无有
婦人之礼斯為備首矣其王惟有斯
女盡礼事婿不避塗炭衣食趣可不
求細甘勤力精健顏華踰輩卿取吾
喜除患寂善梵志曰婦之快賢誠如
子言敬諾受之吾以寄子無以惠人
又曰吾是天帝釋非世庸人也故来
試子子尚佛慧影範難雙矣今欲何
願恣求必從太子曰願獲大富常好
布施無貪踰令令吾父王及國臣民
思得相見天帝釋曰善應時不現梵
志喜獲其志行不覺疲連牽兩兒欲
得望使兒王者之孫榮樂自由去其
二親為繩所縛結處皆傷哀號呼母
鞭而走之梵志晝寢二兒逆逃自沉
池中荷着覆上水虫編身痞行尋求
又得兒矣捶杖縱横血流丹地天神
愍念解縛愈傷為生甘果令地柔軟
兄弟摘果更相授敢曰斯果之甘猶
菀中果斯地柔軟如王邊縕縱矣兄
弟相扶仰天呼母涕泣流身梵志所

弟相扶仰天呼母涕泣流身梵志所

行其地岑巖礫石剌棘身及足蹠其
瘡毒痛若覩樹果或苦且辛梵志皮
骨相連兩兒肌膚光澤顏色復故歸
到其家喜笑且云吾為尒得奴婢二
人自從所使妻覩兒曰奴婢不尒斯
兒端政手足悅澤不任作勞急行衒
賣更買所使又為妻使欲之異國天
惑其路乃之本土兆民識焉僉曰斯
太子兒也大王孫矣哽噎詣門上聞
王呼梵志將兒入宮宮人巨細靡不
噓唏王呼欲抱兩兒不就王曰何以
兒曰昔為王孫今為奴婢奴婢之賤
緣坐膝乎問梵志曰緣得斯兒對之
如事曰賣兒幾錢梵志未荅兒孫讓
曰男直銀錢一千特牛牸牛各百頭女直
金錢二千特牛牸牛各二百頭王曰男長而
賤女幼而貴其有緣乎對曰太子既聖
且仁潤齊二儀天下喜附猶孩依親
斯獲天下之明畜而見逺逐捐處山
澤虎狼毒虫與之為隣食果衣草雷
雨震人失財幣草木之類耳塵見逆
棄故知男賤也黎庶之女苟以華色
處在深宮卧即氍毹蓋以寶帳衣天

處在深宮卧即寶蓋以寶帳衣天

下之名服食天下貢獻故知女貴也王
曰年八孫童有高士之論豈况其父
乎宮人巨細聞其諷諫莫不舉哀梵
志曰直銀錢一千特牛各百頭惠尒
者善不者自已王曰諾即顧如數梵
志退矣王抱兩孫坐之于膝王曰屬
不就抱今來何疾乎對曰屬是奴婢
今為王孫曰汝父處山何食自供兩
兒俱曰薇菜樹果以自給且日與禽獸百
鳥樹娛亦無愁心王遣使者迎焉使者就
道山中樹木俯仰屈申似有跪起之
礼百鳥悲鳴哀音感情太子曰斯者
何瑞妻卧地曰王意解釋使者來迎
神祇助喜故興此瑞妻自亡兒卧地
使者到乃起拜王命矣使者曰王逮
皇后捐食銜泣身命日衰思覩太子
太子左右顧望戀慕山中樹木流泉
收淚昇車自使者發舉國歡喜治道
掃除豫施帳幔燒香散華伎樂幢蓋
舉國趍蹌稱壽無量太子入城頓首
謝過退勞起居王復以國藏珍寶都
付太子勸令布施隣國困民歸化首

尾猶衆川之歸海宿怨都然拜表稱

屠獵□川之峙海宿怨都然拜表稱

臣貢獻相衘賊殺尚仁偷賊覺施干
戈戢藏囹圄毀矣羣生永康十方稱
善積德不休遂獲如来無所著正真
道㝡正覺道法御天人師獨步三界
為衆聖王矣佛告諸比丘吾受諸佛
重任誓濟羣生始離嬰苦今為无盖
尊矣太子後終生兜術天自天来下
猶白淨王生今吾身是也父王者阿
難是妻者裘夷是子男羅云是女者
羅漢珠遲母是天帝釋者弥勒是射
獵者優陁耶是阿周陁者大迦葉是
賣兒梵志者調達是妻者今調達妻
旃遮是吾宿命来勤苦無數終不恐
懼而違弘誓矣以布施法為弟子說
之菩薩慈慧度无極行布施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二